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2 1953

T855/4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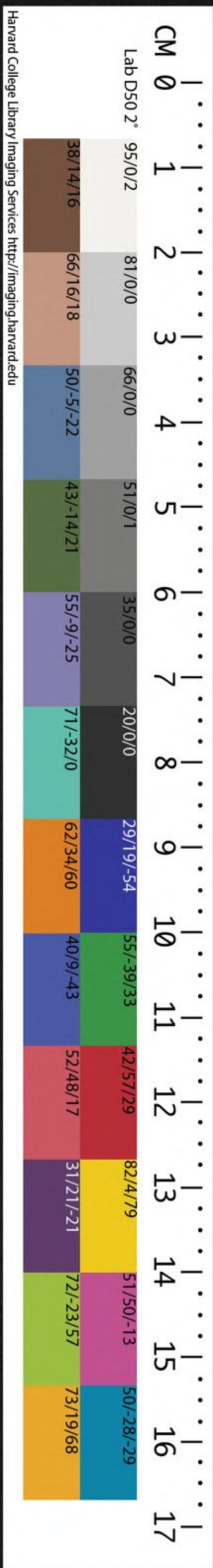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卷十六

16

孟子

盡心上下

共十八冊



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
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死而不異其心而修身以
此而正則不養者此而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
矣○其正則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所謂事
所以一唯正心修身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深履薄而
者誠意正其身者足而事可免得正斃而無求者
日不省其心者足而事可免得正斃而無求者
曾子推之以啓手足而事可免得正斃而無求者
以是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謂仁也
庸所此謂智也獲其所以事天即中庸所謂
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
其理者用全在知性有工夫盡心無
夫全在存心見功是積累用功無
操之而不舍養存心之工夫不害其
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知其理
然必不以分智與仁言何也蓋知其理
事已不自是以疾壽二其心方見其
流蕩不法四字讀多以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

張子曰順命之理則吉凶莫非
正也逆理則凶也○善類則
也○善類則正也○善類則
命之壽夭皆在是○善類則
子之天伯牛之然何曰如孟
不之命也○善類則正也○
正命然在天之通運非命也
後身正能修身者之所謂
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
數本無兩擇人非正命此便是
以義安命○善類則正也○
即天命也○善類則正也○
其自取而天命者○善類則
事者○善類則正也○善類則
守之此知命者○善類則正也
巖牆之下也○善類則正也
見得必盡道所謂修身以後

○子學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
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

也○此字指正命○宋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
在○人言言之便自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正命
無以天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
有陳氏曰此命字順受其正修身者之獨○
安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極枯死非理也○君子必
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出知字不知命如何能立命故此又補
道便不是這正理是行險自取才
日命只活絡在這裏

胡南謹章
性用得卷
字是也
○集解上
說得理不
又言之然曰
正則終無以
身以候之
其未向來
已兼言九則
故○濶參
該得元氣
以元言仍歸
也○前後
揭出知字蓋
立命者此
命字是我自己心
所以與此章
我底所以與受
章末向命字
曾說六故亦章
復非命也
易手必為不
皆矣故曰所以
之意若上章
所謂未及者
上章命以理言
不載是也此章
於理受其正
相發此章文特
末有不知命而
則未及之意也

伊川曰君子有
得之舍則失之
得也求在教者
聖人則惟我
殺一不辜而
言義而不言
益於得言求
猶只為中人
則不言却道
則不求更不
賢者惟知義
中人以下乃
之有道得之
於得知命之
以不求若
得之以義
之人安於義
乃若聞命而
其下者也
道得之有命
何得之有
我安小人
曰富貴
均為勤苦
會也求而
益於得也
是求在教者
為命何也
智之德也
外者富貴
有所制以
其求之雖
有命則
是求有益於
也此言命也
而無命行不義
天下不為也
命也又曰是求
得不消事此言
言之若為中人
求之有道非道
消言命也又曰
而已命在其中
命處我如言求
不可求故自
者則求之必
以命入智
人安於義
不能安之者
益子曰求之
求之雖有道
命又曰君子以
以命安義
曰富貴
均為勤苦
會也求而
益於得也
是求在教者
為命何也
智之德也
外者富貴
有所制以
其求之雖
有命則
是求有益於
也此言命也
而無命行不義
天下不為也
命也又曰是求
得不消事此言
言之若為中人
求之有道非道
消言命也又曰
而已命在其中
命處我如言求
不可求故自
者則求之必
以命入智
人安於義
不能安之者
益子曰求之
求之雖有道
命又曰君子以
以命安義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乎凶禍殃耳非我以致喪亡之而然亦命之正也
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此章與上章蓋
自有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
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此道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
雖永年非正也知謂此安排是謂知命既知道上道
了於死一生壽夭一知謂此安排是謂知命既知道上道
憾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自家身分上道
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命是
法而以及死於巖牆之下是知正命未免流蕩不
復心曰上聖賢之階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
天所受然惟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
此也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趙氏曰言為仁由

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声○宋子曰

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况不
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况不
為聖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
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

舍上声

集解此與接則存二句作危言元者別只重求與得兼說舍字
字提醒人心

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之而無命此以

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備於我言萬

而想家安舒
其為心亦已勞
不可言哉
我欲反身而誠
方能使心自足
是亦未自足
何于我事
之意在於誠
有誠則有德
子而實有孝
身不誠則無
理但有恐懼
不實有於身
偽為此是見
待色強而行
此則當強
敬而求為夫
事強也
事否曰然
云及身而誠
果無反誠
自在誠字前
上而言程氏
之舉處引以
不必泥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
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惡臭好

所以遇人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而有求而不得者亦多矣
 以此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巧求而不得者多矣
 可必義禮智根于性乃所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求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惡臭好

去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
利也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果無欠缺事若真箇忠事
 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這道果無欠缺事若真箇忠事
 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果無欠缺事若真箇忠事
 仰不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果無欠缺事若真箇忠事
 此謂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憚於心此說盡了有他底
 渠誠反身而誠則是誠心不憚於心此說盡了有他底
 而誠反身而誠則是誠心不憚於心此說盡了有他底
 乃躬行而誠只是誠心不憚於心此說盡了有他底
 處發也如強為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為一時見
 非出於勉強如強為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為一時見
 地而求者蓋言未至於公也則當強恕在我矣下私強
 蔽而求者蓋言未至於公也則當強恕在我矣下私強
 者既而求夫蓋言未至於公也則當強恕在我矣下私強
 裕苟有于實理無得即渾身是義理流何處不順
 樂之有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
 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

語類強是勉而求仁莫近焉
推已及物強而求仁莫近焉
至矣至誠○注及身而求仁
新安陳氏曰誠與仁理且實
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
私則曰仁○注其有未至者
也○語類今人所以善學者
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
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
般○崇引不能及身而誠
私意隔之也○故當至誠也
是不仁事○故當至誠也
語類及身而誠則怨從這
裏流出不用勉強○伊川之
田地須是勉強○伊川之
者入仁門○語類及身而誠
皆備於我在我身中○知得
此理是備於我身中○知得
及身而誠○若勉強行便
轉這道理○怨者也只
了這道理
我無欠○
頭便是仁
不欲勉強
勉強便是
勉強用全
在強字強即

勉強也而強
近字亦在求
怨則近仁耳
初不言勉無
曰有心為怨
矣所謂無怨
不勉去一者
語類若自己
不勉更何
見在說怨字
頭了今皆不
肯且於一時不
亦無復近仁
也而推其原
文不必添說

強上聲 之事也 強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怨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
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
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朱子曰強怨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怨不出兩字不為怨
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無忠何以為怨不出兩字不為怨
將何物推及人也若此自見心裏說怨字必有一時不復
源頭了可推亦無復近仁矣○惟務苟且于一時不復
有已出不用勉強元不曾怨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
怨而若反誠○而誠則無待于勉強矣強怨而行是要
求至於誠○而誠則無待于勉強矣強怨而行是要
強怨求仁即誠之之事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

及氏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及身而誠謂行無不誠於心也強
怨而行誠之者也語類此章是西歐王夫及身而誠蓋怨
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果強怨而行是知至未至且怨把
捉勉強去及聞到怨便是仁○句皆在蒙上面一句

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有餘之聖賢行
之以怨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反學者之誠○朱子曰
所以樂強怨而行且怨地把我此句為義強怨者亦
備于我下萬物皆備於我亦只是要一箇私意而
是便須要強怨上萬物皆備於我亦只是要一箇私意而
誠私意既去則萬物皆備於我亦只是要一箇私意而
曰樂莫大焉○則以無不備於我亦只是要一箇私意而
見樂之味集註雖以無不備於我亦只是要一箇私意而
色之意實然則誠與仁一語然曰愧俯○新安陳氏
此意已在此理中矣誠與仁一語然曰愧俯○新安陳氏
亦純乎此理而無私則與仁一語然曰愧俯○新安陳氏
者未有事也其階級分明○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之仁與造乎其可也○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於仁與造乎其可也○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已任死而後已○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力行強恕則後已○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切問強恕則後已○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以問強恕則後已○朱氏公遷曰仁是以學言

勉強也而強
近字亦在求
怨則近仁耳
初不言勉無
曰有心為怨
矣所謂無怨
不勉去一者
語類若自己
不勉更何
見在說怨字
頭了今皆不
肯且於一時不
亦無復近仁
也而推其原
文不必添說

此則曰身字字字未
 是身乃字故古臣臣以
 終身之所以字不可保
 也
 各轉此
 事以終
 常不終
 多終者
 不可終
 也
 也
 也
 也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
 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
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所以然也
慶源輔氏曰所以然也
 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自然則能知天道矣○
 也強怒而行此與上章通言有自然則能知天道矣○
 安陳氏曰天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身而或新
 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終身由之故此
 為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故此
 不知其道於凡人也
孟子曰

鈔說曰當
 言曰愧恥
 恥之恥
 言曰愧恥
 恥之恥

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從善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此則曰身字字字未
 是身乃字故古臣臣以
 終身之所以字不可保
 也
 各轉此
 事以終
 常不終
 多終者
 不可終
 也
 也
 也
 也

鄉學曰機械
變詐有詐誘
是巧大柄在
為機變之巧
謂得計不恒
並無用取之
字看取

李誠言曰
不若人也
後注云不
說統人之意
作主此念
口便說取之
不取不若人
有人而可
復列於文章
宜玩機字
箇取字相為

於

取者吾所固有羞惡去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
失之則入為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
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
讀之使滙參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不可以無取者正以取之於人所係為甚大也發口
人稟稟越節重用意越弄味喫契在人字與未節兩人字相呼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取焉

為機械有在後之意反戒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
而彼方且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無所為得
計其所不為者故入雖其固亦有深恥而巳方自以為為得
矣○雲峯胡氏曰為其所不為之巧則此行險而無所不
相及則守正而有為亦巧則此行險而無所不
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
拙附正是深恥此周夫于翼註機械取禽獸之機乃皆字也
巧字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

說以不耻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取

之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

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

于是用後說耻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夫取也取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人無取也取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四書卷之六

此節曰致
禮以禮
四外之別
後物言者

顧辭曰
古之賢士
志勢一哉
多志令
蓋方手
學以禮
賢王之志
中別之言

好去声 樂音洛

亟去更反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

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已以下去声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

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

其道而已朱子曰不資仰其富貴而利其有則能忘人

能矣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義從此為俱

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從此為俱

况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

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
道則不知勢之在人而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
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懼於勢而徇乎
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峯胡氏
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泰矣此集
出而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好敬也盡禮
註所盡禮也王公必致敬於賢士必待君致敬是禮而後忘
外盡禮也賢也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是禮而後忘
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乎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

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心自得無生以人之

吳蒼雅曰知不知
但誌遊說之過
不遇也

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置器置矣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置器置矣精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人之地位對者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宋子致須尊則被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自能重而不慕人之爵之宋義是出處進退皆受取與矣開十駟弗顧天下弗視介弗與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厭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吾自占之制又何不能自安而奪於外誘之有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

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

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集解上文專德樂義只渾論樂義此反本論善以安之故云下勿理脈只一意相承有故字可見第手自守善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字即道即義也言士失義而身德可知道則德之根在耳故言有守善者有不失不離分條在此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林以居曰上為守德
日用切言
下為守義
此知行中
之無欲也

形旬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應然不必大死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

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興道致治去聲而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

在我者得其守連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集解已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能得已民之所望者道也不離故不失望而故字緊從兩樓向推出正跌重上截莫但作過脈語輕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

見音現

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逕參梅脩身非謂至是乃修聞應參流弊義則可以蓋失義遂不離也則亦指其實言則亦指其實言則亦指其實言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而名自著見于世蓋脩身之實外而欲非君子願乎其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此章之實則無慕乎外道則九有以自稱言用互相離之道即其窮已矣道不離道則九有以自稱言用互相離之道即其窮則此身目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語類豪傑實美道不而聖人為求區區下惠求區區下惠求區區下惠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帝秉彜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曰興者與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獨立無待於人為也南軒張氏曰興者與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源無輔氏曰文武與起也此章勉人所自立無待於人為也南軒張氏曰興者與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好善此中人為惡矣唯豪才之致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

夫音扶

或問小註。今有人
魏之大家。自視
其自視。欲然。其
識見高明。其志
在而外。物不足
不亦遠乎。○徐思
家不足。以重我
已分上。已不所見
學識。以以當
日論矣。○此章
關也。過人。志厚非
後日言。但不可謂
耳。豈持在氣。謂
服比。不是大過。然
之。便可到此地位。
亦得。○困勉錄
滿之意。但平日
後仍。實是欲。則
亦不差。

王觀清曰
勞死二字
者言是也

統統本支。道字最
覺心上。看此。雖
不得。不出於。上殺
其。非。所以成其
字。即指。勞。被殺
不怨。殺者。亦自其
耳。○困勉錄。註有
或。非。佚之。而。徒
殺之。或。佚之。而。適
以。殺之。皆。所謂。不
去。也。除。害。固。長
也。而。程。子。又。自有
說。二。者。不。同。子。之
曰。殺。使。極。非。常
者。秋。不。當。以。此。為
除。害。則。正。所謂
彼。為。害。以。害。人
求。所以。生。之。者。不
以。安。眾。而。當。其
道。殺。之。也。彼。而。何
去。也。如。代。殺。除。害
不幸。而。死。亦。無。所
彼。之。說。而。彼。不足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而民雖勞且死而不自怨也

不以九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指勞者王觀清

歆音坎

語類自王者之民... 曰補之或皆說王... 引此二句即王霸之... 王者霸者之民... 狹小言感同... 自得是性... 不悟也使天下... 正重此意... 橫自得是... 意之存疑... 民政其民... 志之易曰... 體非者且... 意故先儒... 善論矣... 代身家而... 三五世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獵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定於三四十步，以手擲之，中壤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慶原曰：霸者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即向向如取，暗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說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揚氏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其不得，但所謂皞皞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有無迹效也。精言遠道于譽，是與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無事所。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庸，豐氏曰：豐氏，字相，人因民之所惡，而去聲，上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原曰：輔氏

語類所存者神。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首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言其化。如舜于兩階。荀有商格。亦是此理。曰。問有神與否。化如何。曰。問有神與否。便有聖賢。意言文。是化也。神是事之成。如神也。蒙列在神者。過化之根。有化便有神。化便存神。經兼奉。並言孔子之立。斯方道斯行。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在斯字上。要其字則立道。知都是。過化。與田。有。器。不。美。一也。說統。與存。非。兩。項。也。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只。從。化。上。見。得。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精言過在。應君子所字者。字指地上事言。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若。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曰。德以其得于已者而言。業以其見于事者而言。

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然。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參贊意旨。自天地王者。亦彼此不能。是參贊者。形迹之可分。天地同氣。然無間。更。精言此。全。地之化自然。聖人德業。自然流出。也。自然流出。也。自然流出。也。

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反先則其罅而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曰。亦不是。贊。參。六。夕。有。與。者。天。地。自。主。者。並。立。為。三。外。彼。此。不。能。相。攝。相。代。也。甚。云。亦。不。說。箇。參。贊。尚。有。君。子。存。神。過。化。是。一。氣。蒸。蒸。渾。不。得。參。贊。贊。也。從。此。字。得。意。天。流。出。故。運。行。無。滯。之。同。運。並。行。亦。是。亦。無。補。道。之。迹。

者。不。四。降。歷。非。所。之。化。此。言。之。為。神。則。非。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反。先。則。其。罅。而。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南。軒。張。氏。曰。霸。者。而。下。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

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善也
仁聲後所稱道也仁言又曰仁言
也仁聲得於下
而仁心其然
仁言傳於人而已
有所謂又仁
言也仁言一時
人得也仁言
善德言而仁
老扶杖往觀
感泣思慕是
不有人處但
此章難分別
不可得仁言
善政說壞

精言法度禁
刑此皆王道
刑名皆王道
教以為之本
不能以有善
不廢善教有
政孟子分別
耳

况善政乎者
未嘗不使民
本亦未嘗不
得效之深則
即是也善政
即仁言也善
政之本善非
因之曰善非
政得民財是
如王右用善
大學言生財
此意也○精
不致在愛是
之字指政教
無善政則得
民財在政教
教既成之後

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
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
陳氏曰過化存神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
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
配化育之流行也視伯者之大區區求以利之者不
亦小乎夫以王者又存神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
而巳而此二者又存神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
屢矣此又言王伯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伯與王
對說中言王而不及伯之事
方以小補繳上伯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
去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
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
也仁聲如郊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
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德齊禮
所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
其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
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
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
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

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慶源輔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
此節根本上仁聲未見得仁言之所從出在善政善教固皆
有以得民而亦自有深淺之要下文詳言之

紹開編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也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也同也此正未

或謂語類大全居深山時說不

也。聞一善。了悟其所。一善行便。決江河必。鏡蒙此善。日章。繼相。及履。深山人。河之決者。所以居深。故此聖心。應而常定。

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推孝弟之心以交愛天下即所謂仁義也。此及彼之意所謂仁義也。同然也。親上然耳。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之心之所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親人皆親敬吾長。雖無一人之私心而天理之公也。親人皆親敬吾長。長無不實者仁義不待外求不可勝用矣。正以本然之善。出干下之良。知良心能者九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山其感而應此一如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善言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矣。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新安陳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一有所觸便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所不通。

天此章實互相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

復過是世道德
學問不虛不慧
慧術之智勿誤
有

五刑解
理即臣之
可為必道
明知首知
理之必之
集解釋心是
所以為臣子
獨罪於君父
患深方是此
患深方是此

疾中做三夫
術已矣矣是
得道之直是
明是德是
格而忠是
止欲保全
心慮時皆
私而所得
適成其好

决
者引起高
出那最高
立如何
忠臣
字原君
房臣

德慧者德之慧也
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也慶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
故曰猶智也與愚正相反疾則非真是病
心空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
術知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
達

孤臣遠臣連孤字也不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
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
也爾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

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
故於事而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
之弱人而深戒自勉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
為進德之地而自勉乎故集註及南軒陳氏曰此章與
舜發歆之章互相發明故集註及南軒陳氏曰此章與
心忍性以釋此章我于成勿自沮而深慮患而卒
當知天以是術庶幾操心則德必慧將必知而疾不
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將必知而疾不
能為吾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將必知而疾不
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
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
也懷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
君之德以求君之悅者

此為悅字
不向

統此此字
容志君狗國
不顧也意在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禮之意乃

伊川曰天氏云
生斯世底事
下者又曰其
之理其術亦
者也明道曰
可當之矣氏
者必達可行
者也大人者則
大人天下文明
孫子時不
天氏專指潛
則其德已著
大人之分却
天氏字便是
不自輕仕者
身才得行中
因致足以行
尹利華華道
數言也

學人分上事亦
之道時華雖曰
是現成天氏
言此節最要
其通以狗於
德者切名不
於社稷臣在

集註外此章
天氏大人不可分
上地位與學者
應絕故難進
象象揚則
得不且且伊
是君若若伊
為若若若伊
見之或此所
後行矣矣其
而已矣矣其
子產之徒何謂
行於天下其
伊呂之徒非此
則不出其道
之也然以視大
氣象又自不同
而物不能違其
規然有章於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情則異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容悅之私
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敦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子曰必功覆敦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于天均之為天生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文明者龍在田天下
自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文明者龍在田天下
自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出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之意必乎惟能正己物
乾卦九二大人之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德下
明之在下也孟子九二見龍在田天德下
上而為大人也孟子九二見龍在田天德下
以乾九二當之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
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

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安社稷為
存乎功業蓋志存也與為容悅者固其間矣然未
道亦所為矣古之業則苟可道明其業而毫末不
則亦功也業在明為之在人惟守道一義而行則
世之狗功也天民在明為之在人惟守道一義而行
而後言能蓋其天理者道也非必於行也謂之天
民者言能蓋其天理者道也非必於行也謂之天
具而人言能蓋其天理者道也非必於行也謂之天
者也是以其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規野也通焉固賢臣者不過極于安社稷為悅而
無不然也通焉固賢臣者不過極于安社稷為悅而
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于安社稷為悅而
已語夫天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周
也如大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有當之思在是

存疑王天下
是王道之成
則仰不愧行
有其道天行
澤其樂九
樂音也參
焉天極言
不必牽入後
定四海之民

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止也
也文明者止也
功名者富貴也
安陳氏曰志于道
德之乎自然而功
不廷以累其心矣

樂音洛王與皆去声下並同

說統此句是家太和位育氣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從古聖賢實致感於其樂者多矣此孟子所以
慨然遠想也○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全要把握可樂意者實致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三者得與

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專指未得天民
 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
 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固以安社稷為
 存乎功業志存功業則苟可固其功業而遂其志
 道亦所為矣則亦所為矣
 世之功業在前者必明見道而達之非必其道
 敢後行也天蓋其者必明見道而達之非必其道
 而後言能全夫天理者也
 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
 具而人言能全夫天理者也
 者也是以其在而物未達故謂之已而物自正也
 野是也以其在而物未達故謂之已而物自正也
 規然有也正已而物自正也
 無不通焉固有不物則其道不狹矣
 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于以安社稷為悅而
 已語夫天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之周公在
 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之周公在
 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有當之周公在

存疑王天下
 是于道之成
 則仰不愧俯
 有其道大行
 澤其樂九
 樂其也參
 焉尺極言
 不必率人後
 定四海之民

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上而能使天下無私進退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
 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也
 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進退也
 按陳氏曰志于道德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德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
 貴者安社稷為悅志于功名者君為容悅志于富
 卿可也當之若天民者則志于道也
 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道大人則純乎道
 德之自然而功名矣樂音洛王與皆去声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
 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
 於我而况
 其他哉

其為則得以致善焉
其為則得以致善焉
其為則得以致善焉

賦者無不美之所
賦者無不美之所
賦者無不美之所

集解英才謂才之英者兼實
集解英才謂才之英者兼實
集解英才謂才之英者兼實

蔡氏曰英才
蔡氏曰英才
蔡氏曰英才

存兄弟無故樂
存兄弟無故樂
存兄弟無故樂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

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反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怍

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

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馬○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樂同而有天
馬○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樂同而有天
馬○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樂同而有天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繫於天樂一繫於人樂三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在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
在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
在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歟蓋不愧不怍

焉註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
可如損乎性不加也之有此發見似
不加雖藏於中燈體不損也
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
高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疏
水曲而樂亦在其中也○明道
曰天理之為道這首道更
甚窮也之為道不為窮亡人
人得之者大行不加焉窮居
不損焉是也元無也○百理百
○說統才說性便見分才說分
便見定才說分定便見無可損
可知惟定故無可損不是以無
可如損為定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個道理
雖連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堯舜蓋這箇道理合下
孔孟在下亦不是堯舜○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都定人了更添賦不處賦賦之中孰若進而得其
固是天下所被其澤我性得此性之內本道者亦
道使天下皆欲與其處賦賦之中孰若進而得其
所欲退而窮其舍於我性得此性之內本道者亦
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性之內本道者亦
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性之內本道者亦

單言性曰性須兼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個道理
雖連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堯舜蓋這箇道理合下
孔孟在下亦不是堯舜○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都定人了更添賦不處賦賦之中孰若進而得其
固是天下所被其澤我性得此性之內本道者亦
道使天下皆欲與其處賦賦之中孰若進而得其
所欲退而窮其舍於我性得此性之內本道者亦
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性之內本道者亦
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性之內本道者亦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也

分去去声
之曰加損損增加性賦性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

見音現 盍烏浪反

然見於面盍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生發見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盛德之至也。○
伊川曰得之於心
即此根心之義
生色是所性之
見於面有見者
禮智也於字不
可也
伊川曰得之於心
即此根心之義
生色是所性之
見於面有見者
禮智也於字不
可也
伊川曰得之於心
即此根心之義
生色是所性之
見於面有見者
禮智也於字不
可也

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
生發自不。程子曰：醉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可過矣。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
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
離不得。○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譬如本根者，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醉然便無生，意
根上發出來，且性氣稟清，明無物欲，這心便外衆人，則
生物在其簡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
合下生時，這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
上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沒了禮，有根，有底，便
沒了心，便沒了智，便沒了仁，沒了禮，有根，有底，便
底心，便沒了智，便沒了仁，沒了禮，有根，有底，便
只不要去其氣稟，便沒了智，便沒了仁，沒了禮，有根，有底，便
恭不待而論，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然，恭足容重，不
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然恭足容重，不
云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于何字，最切要仁
厚盛則發于外者，自然醉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

不覓其所以然。通考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
正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
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全體，言故以仁智皆為性之德，謂于
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智皆為性之德，謂于
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智皆為性之德，謂于
性者本其得于天，而為存心之性，之德者自其蘊
諸我而言，其尊之則為存心之性，之德者自其蘊
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
御氣。○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
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
成也。其在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
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
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

在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以爲
已歸是承至至事，而注海濱道
如此謂就文至夜固不復得稅開
時之君亦非也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

則仁人以為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下形同反前篇仁人指伯夷其二太老以為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

參按文王之政本養民即所以養之田制其田里也母雞二母彘教之四夫耕之道其足以食肉使養其母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論主政者有在養民之中此其

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上首尾言之此首尾也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條辨田里樹畜都精神在所謂西伯伯太公皆以為道使無凍餒之患言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畜許六反

然言下所以歎動當時諸侯必行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田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

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

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

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

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欽皆去声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務本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許六

反

則知天下

則其仁心之

以樂從

人將謂文王

禮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易欽皆去声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王政者至矣

蕭道成為皇帝... 可使黃髮至... 蕭道成為皇帝... 可使黃髮至... 蕭道成為皇帝... 可使黃髮至...

此為魯東山... 其大也... 其小也... 其大也... 其小也... 其大也... 其小也...

下方便喻... 孔子之德... 孔子之德... 孔子之德... 孔子之德... 孔子之德... 孔子之德...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禮義生於富足... 民無常產... 則無常心... 矣... 禮義生於富足... 民無常產... 則無常心... 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捕謂曰自鷄鳴時
一而重非只謂
其才醒來即從事
至於此則不從事
日之元始頭絕不
之從之者陳太玄云
全與之在天下下念
在利則云其言
不亦則云其言
無三不則則云
而太玄說云其言
清之以在天下下念
呂氏曰與鷄鳴而
謂之盜賊所以為
而已鷄鳴而起
非賊之從焉而何
有善焉而不自覺
其心實亦有善焉
就其下言才

善便是舜才利便
言為善便至矣
厥本之在字內有
間字在當下說也
明道又曰大凡此
入義天下事惟義
曰天下之道惟善
則然於為舜好利
小人各趨途是故
○程子曰善利者
心前則去善遠矣
聞不為冷小便是
溫香燻也也存
理便是善然人便
善之極便是利
之初善者相去不
惟自善而充之至
為廉矣故與
雖其甚遠其
之間無善善
善其終乃千里之
其間圖之便至
賢者分字正應開
問者所修路未
竹竿毫末不必是
發赤心而持末末
善端初起微利
微別於善而聖
是必分於利善
心自有善更無
入賊辨在毫芒

之言皆不足聽第三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
窮第二節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
○宋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
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
行於妻子皆是行道不以其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
躡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其序或以其序倒行而逆施
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
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

也
孳孳同 孜孜 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
之徒也 踽踽 同 踽踽 同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半毫末耳善與利
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揚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
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
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
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害為善者鮮矣此
學子之道所以難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

是推其所以說上文說三節言舜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是醒人... 不昧其心... 獨知其在... 則下手處... 亦不是他... 終非已物... 尤能發明... 語類楊朱... 已列之揚... 而利天下... 使人不致... 矣朝老子... 云清靜自... 伊川說老... 此亦許如... 其真性... 可收不...

底看也不見... 為問孔子... 自知禮足... 亦有此示... 之非本義... 為我兼愛... 子名拔毛... 放踵利天... 如此亦是... 於此耳矣... 少許以揚... 大過皆是... 各無過不...

蓋曰曰拔一... 頂放踵利天... 同非兼愛... 仁義而過... 且非學之... 中也不

知為先也... 精而為善... 守之為力... 欲為有天... 其為善有... 皆亦可為... 章亦所以... 未接物如... 程子曰只... 主於敬便... 是為善慶... 或問雞鳴... 而起者人... 守念人... 也

不為也

○子墨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語類問墨氏兼愛... 小已自私... 句話也不... 至於盡正... 之見也

楊子名朱取者... 而已不及為... 不以一毫利物... 一毫利物... 枯古之利... 不取也... 乎楊子問... 乎揚子曰... 不妄與... 以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各翟兼愛... 無所不愛也... 摩頂摩突其頂也

集解揚子... 墨子自以... 借形答語... 斷語隱然... 伏案

子莫知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者不同則知此
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
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徒欲
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欲求
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未至理未明而欲
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其既失之
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庸且
未必不可不流而爲小擇乎中庸亦必繼之
豈不以其善端可求而中體雖識乎夫惟民善
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則
毅墨氏資質畧偏于寬厚只緣不知其偏至理
各流于一偏淪胥不已迨至各及其偏而一
一則兼愛至于子莫又自其未及觀之偏而
之意固善而中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
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于前却以取中
不能執如稱錘之無異矣若子莫者是以安
子之執也○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以安
來執之也○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以安
二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厥中
中

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
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惡爲皆去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
似義非義而有害于仁兼愛者愛
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于義
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

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
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百也
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者一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中也
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中也
也一以貫萬端之廢百也○新安

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也
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注害於時中○水承○卷曰天下理而
分殊隨時以變易子莫執三之中則
不復知隨時而併其的在者皆有
害於中矣○皆蓋而廢百者也○集
解舉一廢百正說也賊道必須集
則害仁由於似義非義而先害于義
害義由於似仁非仁而先害于仁
中不知所謂中矣併不知仁義而西
子莫舉一廢百言其無所不廢
甚惡之辭○舉一不是真能舉得
一理只舉得偏耳若於理一真道
舉得亦何至廢百也○此是這一先
錯○四書通言謂自有中則中
亦有中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
取中與端之中異○而無權吾儒
之以一而貫萬端之廢百也
廢百○蓋其言曰
楊氏之言曰
而分殊隨時以變
則不復知有仁義
非君子之兼愛則
而併其的在者皆
二之中則不復知
所貴者中者一偏
蓋仁義賊時中
曰異時時中
用蓋爲我兼愛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問此章是借飢渴之
所謂人心之害也
切利欲有求之不得
皆是也所謂人能無
心害者謂人能無以
其為其心害則不憂
如此說得否曰此章
意則此說勝蓋不食
如飢渴之害且腹也
之害動其害者為功
是但後說差其不真
而說兼存而取後說
如註意白其作比
也○訂飢渴是
所以害心然既以飢
則所理人心亦皆
有所指而不復指
人心為貧賤所害
指飢渴則不可次
不直言貧賤者
語註直為標出
用飢渴字而發
註意而得之矣參

因物致知謂此
有一條云云不
欲言之過欲
又以此到得來
○此章附講物之家
為富貴所加是不
不及人下為憂即

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
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
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
有聞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
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
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
尋討也原其意思周不好只是是禹稷之時則明依舊不
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明依舊不
子則非不可居陋巷在顏子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
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入
我而非為我通考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
之不同聖人隨事隨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
膠于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自然之中子莫則
權以稱之斯得事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其六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飢說云口腹曰性也
亦何害之有參按下面能無以三字正項從甘字轉却故聖
人作而頂七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第一言此言以發
其極也飢渴就貧賤中第一言此言以發其極也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孟子曰飢渴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
可朱子曰飢渴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
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
為憂矣集解心為貧賤所害惟口腹為飢渴所害本又飢渴之害當貧賤者言其
心不自為富貴所害故本又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自以之為心害則
為憂蓋其人職明守定即此便已為聖賢路上人豈比庸人自以之為心害則
有○聖賢言此字以庸人言此字亦不必深也○多說人無以飢渴為心害則
不及人下為憂即

於揚子飢渴二字
還始任就首食
字看宜運融不明
復賦之可
吾在路曰
字指重買
人惟子道
三公易在周矣
大目其司徒大目
司徒司空

翼言介有分辨之
意實全守其
自守如此必不
三公易其介以取
遂改平時亦以保
其介

合訂介字每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
惠之介是從智見得外面是相
同其中定監星鐵板不後外渠星
滑各別益和者之介介者之介文
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故辨其介
要就他字事也○先有其介而論
不易今人言中庸之德之過果可
否且無論其言又何必論其言也○
楊氏曰不惠汗君不拜上官可謂和矣
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而不流
比有以爲柳下惠也○柳下惠之介
是之介乃知其所以爲聖之非事
老也之介乃知其所以爲聖之非事
予曰柳下惠之介
然序之序是者蓋
爲前章所屬

人能以不貧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慶源氏曰
得而受之遠則不當其得則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
過人之遠則不當其得則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
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其正理而失其正理則富矣
惡之正味知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者亦君子也
子因舉人之心易知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者亦君子也
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
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者亦君子也
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君子所以能
可寒可貧不可賤而不可與爲不正理也君子所以能
賤動其心不以飢渴而不可與爲不正理也君子所以能
以脫飢渴必不肯受富貴以害其心而存天理也
人矣凡此皆蓋子所以過人而存天理也

○子要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
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

不可逾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持兼介之
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兼本訓兼隅進
其清兼兼繁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不怨阮躬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其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
相發明和乃所以爲和柳下惠之介與聖人之和互
宜若不可介便自此特言之如柳下惠之介與聖
小官之意樂于爲小官則柳下惠之介與聖人之
所不不可而樂于爲小官則柳下惠之介與聖人之
陳氏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柳下惠之介與聖人之
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柳下惠之介與聖人之
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朱子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
不以三公易其介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柳下
于不介故也○雲峯胡氏曰人皆知柳下惠之清而
不知夷齊之清而有不流孔孟之言皆聞幽四字出
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

否曰他其是言其有
假字上且如湯入井
人且其言亦未說到
惡其言而然道夫去
謂凶凶之義非獨為
善後也此非所以
管仲也且如與齊繼
使諸侯而尊周室
行道夫云此何子所
對之而曰也合下便
三字指道性實是
便是作爲故取以
死字此卻做活字
下便有以道也故
假借爲湯武身字
也身字以行行之
曰非非非非非非
這道來自文

存疑假之非自六
有也久假而不歸便
其非真有也此句
必歸於人歸人則
義而不已終此用之
○參按自知其非
悔悟求其真有
其非有竟儼然
舜湯武不過如此
徹底盡數著
深淺倫者之不知
猶知非真有
亦不過此悔不
自知其非真有
則謂非真有
○盧夫人曰下師
才非五霸假之
反○四書章句
自知其非真有

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
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知湯武學而能之
子分出遂知堯舜之由非已行者也湯武學而能之
揚氏曰堯舜性之由非已行者也湯武學而能之
也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入王祭不供昭王之征不反非謀伐之身之本意假此不
爲說耳○宋子曰王之征不反非謀伐之身之本意假此不
那田地○宋子曰王之征不反非謀伐之身之本意假此不
性善之善字實性之善與堯舜性之善只是性是失著了合下
得合下之善字實性之善與堯舜性之善只是性是失著了合下
而後得身之是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性是失著了合下
身是從身之是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性是失著了合下
書湯身之意○新安陳氏曰湯武固皆身之是得來受用又曰反之
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湯武固皆身之是得來受用又曰反之
舜性者此意○新安陳氏曰湯武固皆身之是得來受用又曰反之
一之即復也湯武反論五霸者與此章爲二而五湯武乃相發以
心之法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與誅
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非真有援游補氏曰其初不過以之自欺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
有則誤矣宋子曰惡知五霸一字爲五霸設如云五霸
非則固有也○注氏曰舊說之意謂若假者久假而不知其亦
歸則天埋有者將自得之曰是爲假者謀假者久假而不知其亦
全非則固埋有者將自得之曰是爲假者謀假者久假而不知其亦
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身行爲之合下已甚膠固莫解
其得爲真有意纏繞以終身行爲之合下已甚膠固莫解
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皆字朱子明辨其誤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獲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

史記太甲... 不傳湯法... 亂德放是伊...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書太甲篇...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集解上節...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著亦有石尚...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也問假之...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其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立人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誅况為不加... 伊尹之志...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與平声

天下之疑不疑者則善
公孫丑曰此章
世之說不在用
且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言而軒張氏
是也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又曰公孫丑之問
其意相言

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
覺軒蔡氏曰
孟子曰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
且世之見處變僅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
辭亦見處變僅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
與不恭之論伊尹之清柳下惠之可無三言之而
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伊尹之弊同論而乃於此
即此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餐七用反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
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指南曰君子指未仕者居是國隨其所居曰農曰工曰商曰士曰
之與子弟後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是小注作用未是
○哀子曰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
○陸稼書曰三說兼用是○置註曰文從之只是其教不假及門私
誠亦是

之詩也且其言當
已表見何變意
則便有功於國
有侍是有功於
不徒而後述故
世教之責又難
亦可味隱然有
此說較大全載
存諸說較後
不是說詩之
之固不素餐
國有用從之
○參攷此亦
實則計功而
所宜待君子
為心丑見在良
須言者眼就
看活活新
上較量轉
用之從之而
人國其重如
第不從而
在不得而
相發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
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
而後食也公孫丑曰以君之於許行之徒之論矣故
孟子曰告之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
孰大於是

指南曰君子指未仕者居是國隨其所居曰農曰工曰商曰士曰
之與子弟後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是小注作用未是
○哀子曰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安謂安也
○陸稼書曰三說兼用是○置註曰文從之只是其教不假及門私
誠亦是

其辭推推言
六居其間又觀
持何如魯魯問
古何事明明有

揚霍林曰尚非
乃是謂其心
論於卑劣極
正交而事之
非謂士無事
也○陳紫峰曰
尚實其心而
但不得行其
惟尚其心而已
以尚志者事

惟核書曰殺一
無罪不為事
何謂尚志問
乃正答以尚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上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
采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

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墊丁念心
 君子學道通稱未仕者也

義文五士事也

惡平声下同

節高物備皆... 備也其人... 節高物備皆... 備也其人... 節高物備皆... 備也其人...

說統仲子... 因其平日... 說統仲子... 因其平日... 說統仲子... 因其平日...

倫天下可... 倫天下可... 倫天下可... 倫天下可... 倫天下可...

皆信之是舍簞食只羹之義也人莫大焉... 舍音捨食音嗣... 皆信之是舍簞食只羹之義也人莫大焉... 舍音捨食音嗣...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

是綱中之綱也... 伊尹之稱... 孟子曰... 然則舜之何...

孟子曰... 桃應問曰... 孟子曰... 言臯陶之心...

伊尹之稱... 孟子曰... 然則舜之何... 孟子曰... 言臯陶之心...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

孟子曰... 桃應問曰... 孟子曰... 言臯陶之心...

孟子曰... 桃應問曰... 孟子曰... 言臯陶之心...

義者有相為輕故思勝義則勝思則相勝已詳為天子警之而不執為舜又曰蓋殺人而可一日勝於其父則傷其子其父則傷其子此則傷其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天下之公義私恩此所以禮殺人者不問也禮殺人者不問也禮殺人者不問也禮殺人者不問也

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

韻書首所爾草履也 尊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峯胡氏曰 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學

解知有父而不道而不相悖耳之於此猶待於其心之安否也聖人之心安於何處則何處為其家也

律縛他不住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怨之有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天不許舜棄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安能遠心方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如有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如非此底心其初便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矣非此底心其初便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矣非此底心其初便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矣非此底心其初便從權是權則今人心底亦須下矣

此言居之居者謂所居之居也... 孟子曰居移氣養多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夫音扶

之蓋未之思也... 竊負之義于後是乃大... 故也訖然之樂而天子... 臣子乎以道而已以天... 卑者乎以道而已以天... 夫音扶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

曰居移氣養多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 與平声 夫音扶

范齊邑居謂所處 上声 之位養奉養 去声 也言人之
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 張敬夫皆云羨反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

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

廣居見 形旬反 謂仁也 **前篇** 謂仁也 **尹氏曰** 醉粹音然見於面

新安陳氏曰 居仁

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

此言居之居者謂所居之居也... 孟子曰居移氣養多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夫音扶

此言居之居者謂所居之居也... 孟子曰居移氣養多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夫音扶

且若君曰此非也
君之句 祈詞非
疑詞知 其亦非
但請其 何故似也

此語也居相以是蓋主
言此下當賜句云此則
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廣
居者信乎宋亦心氣於也
居者謂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東城者謂曰曰曰曰曰曰曰
在故宋國也 門子所封
自左南門是 曰曰曰曰曰
商丘縣南東 南曰曰曰
持也志所相 宋東城南門
門是

夫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其也何正以 固是人君不
君之句曰曰 是字字字字
其金王曰曰 是字字字字
其也何正以 固是人君不
君之句曰曰 是字字字字
其金王曰曰 是字字字字

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精言列居居事歸結居相以上可見天下居實人君不必一地而氣解無不
後辭久不來居之所係此豈不大乎○王臣曰自向言居相以自有居實居
亦當去居居之字中於居字下意餘自覺神迴氣合會心人須善居取
走便去不辭不切然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坵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先問孟子曰
氣養移卦後却只言居宋子曰曰有是居則有是養
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
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曰居天下之廣居宅
乎天理者也○宅之○南軒張氏曰居曰居天下之廣居宅
而然者矣夫聖人之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
出重一人居其所以所居之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
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
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亦交之也愛而不敬

獸畜之也
玄田許六反 固也錄曰此章據爰則自節法而後即指諸侯說據說則以首節法而後即指諸侯說據說則以首節法而後即指諸侯說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其實也拘留也
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

呼去去吉

居相似向之云含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孟子曰性善也... 性者天之賦也... 善者理之極也... 此言性善之理也... 性善之理，非外於心者也。性者，天之賦也。善者，理之極也。此言性善之理也。性善之理，非外於心者也。性者，天之賦也。善者，理之極也。此言性善之理也。

後曰可以... 性善之理... 性者天之賦也... 善者理之極也... 此言性善之理也... 性善之理，非外於心者也。性者，天之賦也。善者，理之極也。此言性善之理也。

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誠上論之警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敬孟子發此論以警之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而色言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反苦添也

道而能克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李安陸曰踐形無以爲人不性無以踐形... 此言踐形之理也... 踐形之理，非外於心者也。性者，天之賦也。善者，理之極也。此言踐形之理也。

是謂之踐形

是為孝也... 禮記卷之六

此制也... 禮記卷之六

其制也... 禮記卷之六

終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
矣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
強上之也

為去去声 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此意是非疑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反 田於嫡母而不敢
終喪其傅為請于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九月

小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
禮公子為亦去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縗赤黃緣
俞絹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
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
衣縗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
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
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

練冠

此章引曰後以字之法如孔子... 若文約而三子之徒均以此教也... 則所謂中庸者... 中庸之謂道也... 道之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引曰後以字之法如孔子... 若文約而三子之徒均以此教也... 則所謂中庸者... 中庸之謂道也... 道之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引曰後以字之法如孔子... 若文約而三子之徒均以此教也... 則所謂中庸者... 中庸之謂道也... 道之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古侯反

彀率 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也 悲儉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然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

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 去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 去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道者中之謂也... 立言者... 非難非易... 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

此章引曰後以字之法如孔子... 若文約而三子之徒均以此教也... 則所謂中庸者... 中庸之謂道也... 道之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此章之旨... 在於此也... 不可不察也...

之所難非難非
大中之道也
可也意可即
難非意可即
論語所釋意
吾無行而不
云吾釋此而
者便於空說
歸者矣其為
難非易者則
仍無形無影

林氏曰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

存疑身出而道
殉道天下有道
殉道則不見道
身然後見身
身聖賢立言
云云
曰殉道則
殉道之矣其
文粹也
任也
未聞以道殉
當此道者
之天下也
手人則何有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精意以道

能藏絕物而使人不可抗高不可及也
有定體故甲不可抗高不可及也
教有成法故甲不可抗高不可及也
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而不可抗高不可及也
有繩墨穀率甲者不可抗高不可及也
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
不發雖點而不不能藏者謂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
窮之也
勉學者視之流俱通然思謂困勉錄較長
以下字便可上連用二道理便是吾所必得為確如是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與其家大法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於下請以殉葬而後
陳子曰至矣非禮也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而後
元曰以殉葬非禮也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而後
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難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身出則道在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可離也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可離也
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窮達非道殉身
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而不可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
民故以身從世之亂則身隱而道行
志修身以道從世之亂則身隱而道行
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乎人者
公是道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出是也
乎道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出是也
不用其軀身唯用其道
○肅軒張氏曰所謂身與道不可離者
也○肅軒張氏曰所謂身與道不可離者
是○肅軒張氏曰所謂身與道不可離者
順從而為道也
道亂而行而身離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不殉道即身離也

賢註曰禮字主
問即是在不在所
認勝更以國者
宜若在夫下所
答者矣乃不
集解在所謂是
之見也而不答
此其所以訝而

疑問挾貴挾賢
計其有挾而
年日且有勤勞
問是其所無
有所挾是不以
從而答非但
從而答不以
其正矣此所以
使能思所以
之而己惟無
挾不不好然自
挾不不好然自
先人之挾長便
子弟之挾長便

報發節之挾故
子弟之挾長便
之元此則受
車皆系必無
答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長上声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勤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

滕君之弟是貴知學即是賢

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

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特之

倦又惡去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其得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
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孟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

四書家訓曰三項各重上句下
句竟在上句內見○聖賢言語
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
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
已已正足是合該的孟子又
何責他足是比那不可已者
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存疑
周平王忘父之讎言忘父
死之讎言忘父死之讎言忘父
明王曰殺子
薄也○條辨
不可已而已者
下說非謂名曰
而推方殺也
之更有何事
決却他是此

以持人言
必事言

此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 推之而後也... 推之而後也... 推之而後也...

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楊氏曰其分去不同故所施不... 分殊者一而分殊者也... 分殊者一而分殊者也...

總是在親... 下稍有二分... 歸於本也

份極重者亦訓... 用說若就... 急字對急... 急字對急...

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語類問名先務一段... 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不愛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用功錄曰堯舜重大小分貼然安便氏止用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

者也齒決齧吾結斷乾音肉不敬之小者也

放飯母不歡又曰濡肉齒決乾宜用肉不齒問講求之

意知務耳非謂能三年所警持言舍大狗小者為不

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後言智之知

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考朱氏公遷曰

不可不其到

孟子曰道
首所不能
能窮也差
從事使治
子論道使
人可下用
也也如知
章章難放
事非仁者
必知務之
謂之知者
去傲也

先揚明者無
必此正所謂
務為急務
全中務其
仁之有仁
愛也德也
急務人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
喪服飲食以訊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
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此章言君子之為道識
務親賢為務二務字

林之藩曰親也民也物也豈非愛
也然於其間則有差等以親
視民則親所愛而民所不愛也
以民視物則民所愛而物所不
愛也
思按盡心之六分上下篇有至
理此與易之六分上下篇

急務人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
喪服飲食以訊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
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此章言君子之為道識
務親賢為務二務字

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峯胡氏
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
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
急之不周愛之當急親賢之用其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則知
知之不周愛之當急親賢之用其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則知
于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
知非集註意矣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
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獎精神而無益於天下
之治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
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
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

卑陶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
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
之意本不知如此章乃並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賢當知此章乃並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
言子孟子出處餘皆皆其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

蔡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厚者薄
而其薄者厚之意蓋理分殊之說也故民亦五所愛也親親則是在所不愛天物亦五所愛也親民則是在所不愛矣○
說論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汲及之及○條并但是不仁者亦皆以行不愛及所愛而深惡之其甚見而可戒
者故開口便數箇不仁或深惡王也

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聞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觀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薄親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速親而

者雖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思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也蓋不可紊也而從沉者之也惟其徇欲而極也始之糜爛其民而辭予之不仁是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是因其所行而如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夫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戰

意非僅行之意也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戰
夫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戰

長曰征者著
祭敵國相殘耳
○非解上下相
下者不必矣
伐耳○敵國相
得以為合義義
四也

至親所
下指諸侯
諸侯

不指尚書
昭未高先
生曰此湯是

及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
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周
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浸蔡伐之如晉
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義雖若善至於不稟王
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巳矣○周
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
知假尊王踐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
秋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
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
三字斷盡春秋諸侯立爭之罪

○子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
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
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
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
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于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重而百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

數引孟之意
非初不讀書本
意蓋道反書
按李塞源而
言當時必無此
張武切其其
生聖言矣哉
若定信之宜
不為世塗定

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摠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武
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
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
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前問血流漂杵乃紂之
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
之言何哉宋子曰此乃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
非義而亦不忍言也程子曰以爲孟子之設是言蓋
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
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知言不至殺
嘗曰弘景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易知言不至殺
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未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

樂天爲
有人曰
自負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戰殺人固多非止
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
藉口故曰蓋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
足爲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世以
孟子爲多畔經豈不惑之甚和通考宋氏公遷曰吊
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
此者假義而己若嘗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義齊
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
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隣是
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興師之義

陳去声

集解有人曰蓋當時人自負之非陳戰也似三項然爲陳正所以戰而善字重有若使不善猶未必敢爲備
兵備怨殺人如草率惟自以爲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罪全在殃民上節所謂民賊也皆指此樂仁之甚

制行抗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
好去声

說世以善戰
謂舍戰則別
國君特患不
自無敵戰臣
用戰意至章
說無敵便了
平時修德行
伐四罪言○

其我後則近
有敵者
四遠之地尚
者可知更難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

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旬前篇

兩去去音貢百本奔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一車兩如輪也千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集解上言枚氏水不流成此又看王言非因不能取信故為解也觀其下字對論直如家父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
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
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之戰者
無敵耳
言如見
可用也
強者言
有國者
世或誤
之說詳
用戰者
之無敵
敵不倍
敵不信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南軒張
國之際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
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
好仁乎好仁無敵於天下若不至於仁而徒欲以
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
逆天下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相
承而言一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以春秋之
戰為無義三以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
事四以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

以已正而
下無敵之
各欲正
當於仁無

見得確然可
武而以各欲
知國君何患
善戰之軍為
六罪也

或問小註
自求心得
六義之比而
統悟即是巧
集解巧不外
子以巧矣然
無亦不能使
能文巧而曰
以成言使以
自誤者不得
神明妙言三字

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
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仁政以愛
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
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
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

人巧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
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
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麗掃應對進退而
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以學之覺悟處
也○新安陳氏曰思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
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
未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

君自非聖人矣
林自非他日
之管駭本非其
若其少其具
而乃若固有之
如此○王觀曰
慕他日之富貴
不自知其無基
則不能臻此
富貴觀之則
終少者也而
前日之貧賤
本非其固有
而若字是伏
無業外不更
也無動於中
言也亦不
亦不自知其無

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
也○本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
之教者與學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
公講書於堂上輪音篇又曰如字匠氏名斲輪於
堂下釋樞鑿而問桓公曰聖人在乎公曰所讀何
言耶公曰君之聖人所讀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
曰然則寡人讀書以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公曰寡人讀書以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疾則苦而不入以臣之事得之斲輪徐則其而
周疾則苦而不入以臣之事得之斲輪徐則其而
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問臣不能以喻臣之
斲輪古之人與首余其不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王守仁曰此正所為不能使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

飯上声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

自孟子形容之則若此若此皆按而若字必若此若不生靈

作嫖烏果反

有之

飲食也糗乾音構備也茹亦食也衿畫俗作衣也
糗氏曰書黼黻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趙氏曰
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
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
所性分去定故也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
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源輔氏
曰亦無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
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
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
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
若固有之者是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
樂在其

君曰出乎爾者受乎爾者也故曰聞其存心則然或問下注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也彼往此來只問一手非手九而何也

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

者我生彼末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此乎規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念欲寡

孟子卷之六

六

怨息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設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設有征古者禁異服

○范氏曰

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

以賦歛反為暴也文王之困與民同之齊宣王

之困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不止於關

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

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

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刑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

集解御暴 是字就言御示 只是設察之意 惟其意深 原其為關之意 惟其意深 有害於民 是設察之意 深矣 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其意深矣 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其意深矣

皆轉而為一已之計矣本原不正無性不失先王之
之意豈特為一已之暴而已哉○屢源輔氏曰關則
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讖察非常為義
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
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
固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
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之言語句句是事實
言之則必行之而已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宋子曰

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

若使妻子不可道則妻子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

子却只是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

伊川曰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 吉及於外也言治家之道以 威嚴而及於外也復戒言先嚴 其也威嚴不先行於外則外 不其也威嚴不先行於外則外 不行於外也威嚴不先行於外 道者我使之大也如權使不 使以不堪施以不堪之意加 一能字孰不能也若道乃人所 有非勢不能也無所感而 與起早故不用能字○或問小 註此章須是也一箇圖若 有意分則矣而深情且見○至 卒皆曰集註以行言以事言 此化人使入兩平義自為 正解道理有偏全之向而 分貼身不可

折謹云不行者不能化之也不能行者令之不從也○蒙曰西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况他人乎

易也之集及
南軒諸說或
則或互轉折
相通而之開
義之意細味
自見

此之謂也○或引周子德語
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也不
三五不則則亂矣雖不則則
首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則則
敗楊雄之為春夫是也氣不
則慎王坦之之論則手板是
也○書注邪世今世有別蓋
治世以政言邪世以道言邪也
世道微邪則果行有作是
也有徒見邪邪不能駭有定方
則邪不能淫○湯霍林曰是
件之皆到事○湯霍林曰是
言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
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破中
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說
行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之德
不亂於功利序先後正君善
俗皆是孟子本此舉

說此為欺世盜
全在好字以名為
有名故也○所則
爭之未全至此特
○見於色三字極妙
把自家底底情
見於色者得之而
而偏見於色○集
能字對針能是
不覺流露就他
他龍藏者多少
○精言集注注
借他非其所安
也○欲得人所安
勉而觀之於心
語察其所安
字樣

名者其其病
好其其病
其極以形其
只為打無不
供出○湯霍林
解見於色上
著方勉強是
見色時便破
矯強自適在
安是他胸中
其直情實態
所忍乃其情
實不觀之於
也此字字論
字樣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是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致於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造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蓄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以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宋子曰讓千乘之國惟亦有時而能之非真能讓國也徒慕讓國之美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對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卿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

說此為欺世盜
全在好字以名為
有名故也○所則
爭之未全至此特
○見於色三字極妙
把自家底底情
見於色者得之而
而偏見於色○集
能字對針能是
不覺流露就他
他龍藏者多少
○精言集注注
借他非其所安
也○欲得人所安
勉而觀之於心
語察其所安
字樣

湯靈孫曰不信謂外親而內戚或
始用之然疑則賢者弗庸猶之
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
去國○精意東坡云國之有材
如山之有極歐江河之有蛟
伏乎其中而感於其外悚然有
所不可御者即左氏所謂國有
焉未可與爭之也然庸人十
輩何足為有無由軒輊者
民等語最好

條辨此是專耳上
即其中截然不
看方是對針上
亂語上替下僧

如周礼九職任方
叙財賈是取之
無用之道○身
而節財流斂
無政事則財用
在財用○集
現用而財用則
身細不奉目不
條理則取○無
用字得而○無
本五氏為揭其
三千

民是生之道九職
道九式節財用
無無以開財源
用不足○或財注
不足須者得財
解政事○上
必由政事無財
張凡所作有財
制營出無財
玉字皆曰仁賢
要然本自是

打得過小處漏縫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
過大處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
手所拈之地也○筆食豆羹得失之際則
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
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
於其大而不難久○誠者不忽於其小
於其大而不難久○誠者不忽於其小
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者則
多矯飾於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者則
皆出於真實也

○子學子曰不信仁賢則國學空虛

無禮義則上下亂

空虛言若無人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
仁賢分言則仁仁仁仁也賢有德之人也
德之賢○何代不生賢在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與無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
人也○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字深意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
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之皆不
以其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
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君有所託姦宄有所
父而子堅固矣○有禮義則君有所託姦宄有所
祭然具舉而上下序而所謂治也○有政事則
大要然具舉而上下序而所謂治也○有政事則
興而後政事修難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
新而後陳氏曰禮義由三賢者出為人君能信
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君能信用之耳有
之而信仁賢與信用之則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
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
用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
之深意

說統首句是
侯大夫配祀者
即天子不能
節與諸侯
貴矣諸侯
子不謂為諸
為大夫也
天子也
貴而貴之正
為貴音

翼註社稷
來上之置且更
不同○王字音
實是為民日輕
民可知矣

節之綱下把諸
正見得臣民之權
之相抗耳又自此
字出○除齊天子
于天子方得乎天
得乎諸侯不過
得乎正民而為
極力權起民

專限虛民統
立賢君之成國
變置為社稷
於社稷則輕矣

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過者
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
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
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立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
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
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去立賢君
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民禦災捍音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

反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衆萬

成之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曰不順五穀不登曰不成○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音

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嗇督約農事之所也迎貓

為其食田獵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坊水坊也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

弃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切萬世所賴早
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
也蓋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精言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
有時變置也○王罕皆曰雖重於君限上節說輕於民就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為民御
禦災捍患意只歸重民為貴也

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

壇字景曰
子貴切音
位按壇壝
壇壝中間
高築為壇
壇之外面
平地為壇
即場也壇
邊低壇圍
繞者為壇
即土塼也

輯語此章微
抑或問文集
以不及孔子
足願學意也
推崇以鼓舞
字兵稅聞八
箇凡字最好

物之致於其中
聖人猶之造化
揚然無止
百世之師之奮
立之在危非聖
然其意之謂者
清是聖之清
能使人感發
句聖人百世
其極意之說
必更未着落
聞原與起也
無究不林復
只為聖人自添
望之神有生
以欲呆湘當
便是海人說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亦異矣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
其社稷之壇也而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非改立其神也君惟持崇高之勢而忽於民之
南軒張氏曰人君之心與民之心必其社稷使
故肆其私欲而輕失之也則社稷之業不保矣
貴社稷者其失之也則社稷之業不保矣
明王其民而自居則社稷之業不保矣
畏民者其民之自居則社稷之業不保矣
生日離而戰國之君為君者不之其君為民而
道微至也故孟子為君者不之其君為民而
不蓋社稷也故孟子為君者不之其君為民而
焉蓋社稷也故孟子為君者不之其君為民而
寧謂仁切之矣
可謂明切之矣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炙之也餘見形

反前篇朱子曰孟子嘗病其隘與不詳矣雖以為聖
不同於孔子而師歸之不領學也及其隘與不詳矣雖以為聖
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
索行高而亦著故慕之者沒身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
問曰孟子學孔子者高矣然偏勝而易而深歎仰之何
且百世之貪儒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
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
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切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

伊川曰仁理也
今身言乃是
言之道也
也其說此仁
也其說此仁
是合字之意
是解此仁道
是解此仁道
從仁字說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
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

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中正渾然而無
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采之
為藥平居有性之益而緩急有伐病之功未必
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問巷之意始於此耶
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於清聖於和
爾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伯夷柳下惠皆入聖而
其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而
其清為聖○孔子為聖猶為聖人之和用處與常
萬人不俾但比孔子猶為聖人之和用處與常
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所可傳後世於此不
異於夷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
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
渾然無迹矣○皆按言外自合有此二層在本文却不必及

輯註之意義從
有重道字者
仁見此理本然
重踐形意朱
是合字之意
道則是倒說
仁者所以為人
之體實以此
言之方得道
仁字說下是說
此觀或問之
論仁字之義
論仁字之義
論仁字之義
論仁字之義

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意也子曰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是總名統之也蓋言人而
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
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
子所謂公而以人得之亦此意也○語類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心之間渾然天理動
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見心
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盡君臣之義即是道
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
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皆持此與或問俱以互文來說然主賓開
合當以或問為正翼經云管孟云合仁於人而論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則本及集註皆取
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皆按此提仁字
直下與本文諸氣道理最合

○程子曰
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意也子曰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是總名統之也蓋言人而
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
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
子所謂公而以人得之亦此意也○語類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心之間渾然天理動
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見心
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盡君臣之義即是道
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
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皆持此與或問俱以互文來說然主賓開
合當以或問為正翼經云管孟云合仁於人而論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則本及集註皆取
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皆按此提仁字
直下與本文諸氣道理最合

○程子曰
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意也子曰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為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是總名統之也蓋言人而
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為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
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
子所謂公而以人得之亦此意也○語類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心之間渾然天理動
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見心
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盡君臣之義即是道
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
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皆持此與或問俱以互文來說然主賓開
合當以或問為正翼經云管孟云合仁於人而論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則本及集註皆取
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皆按此提仁字
直下與本文諸氣道理最合

說但信人二
為道且原非
也竟于言通
者分說不可
為言道說法
者非是

蒙引去父母去
親之辭○而
合當此說
他國三百孟子
道事見人錄
為時中也

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
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高麗本仁
義禮智信而常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
信而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

重去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可即是

之時則接新而行為道孟子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
母國而有二宿出畫之濡滯何也孟子去齊也非父
有固道之故莫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
是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克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

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上下指陳蔡君臣言○君臣曰
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于時可知矣

貉音陌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所曼理賴也今按

漢書無狸音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替賢者誠重

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狸之至耳晉灼云楊不

方言曰狸聊也許真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
賴於口者言大
為衆口所訕也

說統新說
云不分青
賴為分辨解如
白亦通

翼注增
益也德愈高則
希行愈卑則
知者益
者益衆
何患不
之曰無傷
增茲多
明無傷
之意

其天故以相舟自
曰憂心悄悄
思之
集注大雅篇之篇
大王始至岐周以
文王因之以受命
白華不於厥德示
不損厥躬
也其章
開手業而
此詩述
有標
以靜言
于靜言
比其四章
婦人君子
不損厥躬
也其章
開手業而
此詩述
有標
以靜言
于靜言
比其四章
婦人君子

乎不殄厥
問則多口
何曰詩原
至聖極末
王聖見愠
二愠字實
問上所以
作而于者
自有味
孔子大聖
曰愠字言
聖人尚不
乎是愠
內省德也
言如已德
儉而不可
慍矣亦不能
又何傷乎
相承上言
免於見愠
亦何損於
申歸重不
勉極重不
皆持比臣
精義其支
人也不能
下者于
免遭謗
也則欲其
文孔自見
未至則當
事文是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

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却反蒲昧風栢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
之事可以當之叔孫是也肆發語辭肆僭言遂也
承上起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

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

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是也○**尹氏曰**言人顧

自處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文王

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衆口之謗此章言惟在自

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此章言惟在自

孟子意謂藉雖為衆口所謗此章言惟在自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明也昏昏闇

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

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且不自明其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
且不自明其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
且不自明其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
且不自明其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音夏 介音夏

之而成路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

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勉也 倏然之頃也用由也
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斷反 也爾氏曰高子

人心之所固有安可
或作或為而欲
處在介然為間
不可少有間
喻道心之微
則心惟危也
辭存焉則微
以成不用即
是則危者危
徑又曰蹊間
足分明定之
不用才塞以
不用才塞以
見只才為間
不用便已塞

危微交界則復
倏忽○此句說
向救直頂等塞
高子之實本旨
一線之明也往
用之成路想他
功道心著現如
為子夫間則塞
蔽致同字塞
分明見得從前
醒他機轉來
目下惟斷
矣字發外音

集解樂有聲
者蓋照下鐘
有容得以虛言
細而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
固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
遂空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之日開
學問之止則理義之日窒○氣習之物欲皆塞理義之
子為也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而塞子之心矣高
室塞不可見○東陳許氏曰山徑無人行則茅塞
行而不可見○東陳許氏曰山徑無人行則茅塞
之學問不斷即成大道有問斷私欲便生而塞
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因欲戒學者而塞
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不能自強慾者不能
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
其所以為衆人也

精言何以言之
以字是實字以
追蠡音禮

何以言之追蠡音禮

是故書其聲也
其聲者以鐘
者但以追則究
而未考其聲也
所以知鐘之聲
以馬目之形論

四書地文續曰
車所駕也若
大夫以上皆准
之車所駕方與
衆者會其性
諒其時勢然後
精神而定其復
器之末于馬子
子不與深言但即
軌之句轉應以追
所以追其聲也
軌般也豈是西馬
百餘年後其追
樂之優劣哉

或問榮棠之說
然其所以止焉
則未可以曉說
則或然耳○求
之故不必說未
王不聽方為不
亦有不可不問
王行王道也但
里授田為久遠

豐氏曰追鐘紐反女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按

周禮考工記鐘平聲謂旋旋之幹蓋懸鐘

形以組也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蓋為

盤龍獸之類也反蠶者齧反木蟲也言禹時鐘在

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與平聲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

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容九軌周禮冬官

借淺以形深只重下以城門之軌喻
高崇非必以城中之軌喻文樂

車可散行故其轍亦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

故其轍亦深蓋曰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

能使之然也紐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

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

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崇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范氏言之詳矣
不可復之說者
定顧其車勢
朱此章不可復
用孟子請復而
可即再請再發
也孟子初請發
王道之成如力
之計固專專之

五年七年節王
然之利博節
月三年方能
其正所謂塗
卷者此時正
登庄者此也
子先為此請
後王道之始
次第奉行其
陳於王前而
沾之裕粟為
計以博濟人
識進退語點
之實也也五
補以意集
補大全諸說
言之不可不
未得說破固
百不知也

道之始因天地
愛養亦非期
清而目前飢
有餓莩而不知
老稚轉于溝
四方之患故孟
救目前之急而
道之成可動王
孟子已將王道
至於不能不用
之實也也五
日飲豈君子
之旨哉此不可
既未明說借
注或問亦未明
僅以知幾守義
終其得孟子
必添入而學者不

孟子言曰此
子意中不可
明言又曰此
義亦得然孟子
有至不能言
故即其所以
士笑權權辭

此句即是孟
故孟子所以不
慶原二說於本
意在行道此時
子是其將去之
不可之故眾悅
耳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
又自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
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
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
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
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
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為善也之適也

負依也山曲曰馮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
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
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
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
悅於流俗然發之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
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眾人之悅而動哉審諸
已而巳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
利也而孟子之所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
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其時齊王已
不能言耳君之孟子固君子所樂為者但其時齊王已
所言耳君之孟子固君子所樂為者但其時齊王已
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理義
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其不可言而新
言智也通考朱氏公慙曰此於智之中不可言而
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燔肉不至而制事之不
行則孔子之中有愛君之仁又燔肉不至而制事之不
以明其用所以忠
且厚也此皆見
聖賢見幾之智

四書大全 孟子卷之六 七

條辨其發當
不可過言也
是理之發類
之性也之於
有命焉乃是
性曰然此分
這性字便不
夫口之欲良
教事專之欲
如何自會性
之自然理
却從空氣驅
命之理為主
君子不當以
命之理為主
當事但有
焉有性焉
是就理上說
也命也君子
字字命字是
性也有命焉
性也有命焉
而言說得
之性則說得
亦不曰又曰
之性有命焉
不取過也下
氣稟亦有厚
焉是主道
○文集以之
專指氣稟蓋
者而言也書
此章專為當
告之流竟以
說去不復知
以欲為理故

明君子不謂之
皆曰性也三字
告下下是
告下以食色
焉乃是孟子
足以下君子
鐵下節若元
定尊卑緊
之本指自在
自有所謂者

語類此命字
言之以所值
言所稟清
父子也至若
則薄於侯
甚若於紂
於義氣也
不能盡智
之於天道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食性之所欲也色性之所欲也聲性之所欲也性即然有分去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則也即欲也命即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命字既不可謂與氣而指氣質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分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求不得之不可謂我分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

然亦有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不可為但道理却恣也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

知合而為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不

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

氣言貧賤而此以理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命字

是理此性也而有命之分則不傷私以氣言者我

者我此能立之命之縱欲以說不傷私以氣言者我

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

欲也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窮不謂性兼為富貴

以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

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子之意以若專
而言者其推
蓋言言者
必有制度之術
蓋之厚而亦
也○余思
有不得而必
不復致力方
有與繫惟其
人欲言天理
謂所以抑彼
詳下亦不見
性也命也坐
轉得充有力
截正在有命
安淡曰此是
所以順性之
命之謂性也
天即之謂性
也以窮其欲
矣以蓋其理
性乎要須性
或亦皆然
之理明矣白
命之說蓋不
不存性合者
兩項性命而
本所謂性也
性即言之如
皆指此字其
而理自相通

命章前段說
是命分後段
謂性命是稟
賦之命以各
不難解有甚
便見

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性之則皆所欲然在五者以
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則有遇於父子之則五者皆命也然則
有厚薄之君子不謂之則命而責成於父子之則固已須是此看
有性焉無欠缺處○命而於孟子之言人只是命然亦便
是合下賦予之理便是一箇心授受之心只說人只是命然亦便
各就其所受之理便是一箇心授受之心只說人只是命然亦便
故就其論來而一舜禹相授受之心只說人只是命然亦便
以惟微論所當定然一分已向惟箇心授受之心只說人只是命
馬須著安於定命已前敢少過其始得道如蓋仁有命存若
父知蓋有性焉是云命也蓋性有命是斷求亦有人此厚薄之
不云性也下是云命也蓋性有命是斷求亦有人此厚薄之
不齊過也下是云命也蓋性有命是斷求亦有人此厚薄之
要得後人欲長天理而厭藜藿是性如命處而天齊處須是
孟子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命處而天齊處須是

所得只且學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有相
愛深勉強以致其愛淺底此便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
便當勉強以致其愛淺底此便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
得他亦厚如替天曰厚薄言人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然之問仁義禮智天曰厚薄言人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行也者如曰伊丁不厚言人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是命則誠有也向般以殊矣言命若以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若為非誠有也向般以殊矣言命若以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不受可也如命也向般以殊矣言命若以氣質稟賦受於陰陽五
賢者則有小人則八聖人富貴流物各得厚薄不謂之稟
如堯舜性之小人則八聖人富貴流物各得厚薄不謂之稟
未盡性也此則八聖人富貴流物各得厚薄不謂之稟
陳氏曰世人心者為命上五者然不可不見血氣於性而於
理愈危道心者為命上五者然不可不見血氣於性而於
則人之心於嗜慾雖微孟則見於常而說命齊須是性言則不可
於義理其氣宗雖於清濁不齊須是性言則不可
力做工夫不委之天而道心顯矣

中庸卷下
五十一

集解上文善
信字尚渾說此
而下文因指安言
善信之字原非
故下文孟子馬俱
舉而言

合程子張子之
理言若字義
而不可也自理
則亦必其是理
是之也二先生之
如理而志之求
如其言則於義
竊獨以人言庶
而其理則固未
張子之言又曰求
之明善必於
欲使中力於
非欲使中力於
也○語類可欲

只是都無可憎惡
處字者必欲於
善下求用功必
便了○問自此至大
不曰皆是○聖註
只重我可欲上大
在大理上做而能
則其有善無惡
正欲其問然於
就樂正子說但因
極耳

語類信者莫有
有諸已之謂信
是知此做此是就
會得
於已而不失之謂
是謂信也
心說心裏都理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其
為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
宋子曰可
好別人以為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然一
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

蒙列樂正子之為人以為善人則有餘以謂信人則不足故曰善人也而信人也至集
復云三中之謂善者之謂也○條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故其善名之
不得然其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而未至於廉則直名他是信人不得故曰善人也信
也未節一中字便已隱躍逗漏而世字轉換開

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
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簡甚物譬
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修製以為圓為散若
藥材不真雖百般藥材然後修製以為圓為散若
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益
有諸已便是說樂正子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益
受曰此便是說樂正子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益
上事與下句非他有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
則說得然可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
則說得然可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惡臭如好去好色是

則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

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

誠善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天資之美

他善都是裏
所謂定字已無
也有待於外底
多寡是與子借
言凡所謂善者
我天有未以所
而無餘也也信
實義充實則
飽滿無餘也
說如注水到塘
西滿是也充
備同說不得善
折乃無毫之雜
統統美是說
大缺○是南言
善即據外言
猶是大概將就
純粹地位

伊川曰充實而有
見於也又曰中庸
至若則明證之
充實而有光輝此
是工夫到後自

然之符驗大學
之誠則形是也
於事未兼形者
引註自和順積中
是一理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謂暢
業也大字全就
在內者大指在言
非無內發於外者
可知其內矣○
實便有光輝亦
有光輝言充
實便有光輝亦
實便有光輝亦
實便有光輝亦

張子曰氣有陰
化合不測為
義利用則神化
者窮神則知
義不足云天之
之化也失時非
名何有化之實
誠為能化之實
以其德合陰
而無不通也又
化乃德盛仁
能通也○在氣
於四支尚有於
於四支尚有於
於四支尚有於

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一毫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
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
入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矣宋子曰無待於外者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則微曲
馬則其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
折人之間○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
作此是就心上說已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
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
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卦引易坤則德業至盛而不可知矣
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巳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
又如是而不巳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發見於外也
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則德業至盛而不可知矣
故集註大以人者德業也○慶源輔氏曰大而天則形見於外矣
盛不可加以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反又可見之迹則
不思不勉從七容容中去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
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事一其未化者如人操
尺度量物用之尚不覺有差至此則已便是尺

不言而喻於
不動而變無
於火水之化
不勉而不可
所以然也
事不見而
成如金之
於日也○夢
自我言言
以人而言
莫測其

伊川曰神者
上帝弄機以
不可得而知
天功後至公
人誠至之事
自誠至之聖
界級可見至
不得強以而
微此語極自
分而守則未
似孟子當曰
夢約看來聖
物而為言者
斷論誠至則
習化其高知
可得而知○
高遠矣有
至神其辨甚
至言曰其辨
會又曰不得
泥看程朱之
分別言之天
神還是兩樣

有聖而未神
為入聖之程
中西之不一
只是三樣人
神不外於聖
子美惠也皆
丑可以清和
而不可知也
是確證○精
本是一等程
二箇人看者
神則自不
底極頂極位
觀之則聖節
人億個解之
有不可知者
神也○又
作何看○
離聖而聖
甚微程朱
但生所語
謬妄故謂
一守神○蓋
人神合一
妙若因此
併合為一
未安

三平是知好善
有諸己者故不
○善運全底好
德有可善可
詔我棄手
而未必皆美
有失其美
人無可惡之

度尺度便足已○宋曰大德而不一者則其大者未
能離乎方躰形迹之間必其大者則其大者則其大者
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則猶可以言見而無待於言思惟無化則無
以目見不可道為一言傳非人待之智惟無能及於
容自自然與道為一安遷行是性以之全體聖大能
反言之○朱氏知安遷行是性以之全體聖大能及於
專言之○朱氏知安遷行是性以之全體聖大能及於
之聖也○朱氏知安遷行是性以之全體聖大能及於
也○朱氏知安遷行是性以之全體聖大能及於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
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

必有非耳目所能測者○是則所以神者而非聖人
所及也○至於聖則造道之極無聲無臭之妙
思之謂善○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無之謂善○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箇有善○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自光輝○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累知處○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有迹○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無之謂善○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之辭○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者○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外此○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靜皆具此體○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也者○聖而不可知者○亦未嘗有非聖人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三平是知好善
有諸己者故不
○善運全底好
德有可善可

此善有諸... 蓋其善信之間... 觀其從於子... 則其有諸已... 者或

蓋其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
未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發從子放先
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宋子曰言在二者之意
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善未誠使
其誠有諸已則其從子教之事張子曰顏淵樂正
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也張子曰樂正子資質純
子皆知好下去聲仁矣樂子曰故橫渠引此立
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
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
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

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諸已
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
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
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
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慶源輔
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而各故謂
之神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
善者人心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
終而人之心乎實有如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安
高虛惟在乎實有如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安
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而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
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聖
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者可知欲之善真能以諸已勉
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知欲之善真能以諸已勉
循充而拓之不能如身之極雖比性之有諸已勉
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極雖比性之有諸已勉

○子要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於楊自盡而... 歸於儒自盡而... 歸於儒自盡而...

此其所以... 未免於程... 子所語受... 變於俗者

吾儒先放已
只於愛物而
本故曰放外
裏便全遺
太簡而近實
○此語在
有歸德之漸
正解而項俱
其勢必
非楊近墨
曰此句亦只
無逃墨而
十分泥看
串說到歸
受之歸是
兼墨之歸楊
不兼楊之受
之不是從受

尹氏曰聖賢
義此辨字
即追其既性
習下又字既
招且不可招
是恐其再逃
豚且畏竹苦
無能復收
彼且慮其
而無能復檢
反無以檢
也又從而三

相對照以見
之而與辨之徒
時解多謂待
畔儒之福思
層聖賢當
嚴非有意
意為怨固
福而德實
之論道理自

○此語在
有歸德之漸
正解而項俱
其勢必
非楊近墨
曰此句亦只
無逃墨而
十分泥看
串說到歸
受之歸是
兼墨之歸楊
不兼楊之受
之不是從受

歸斯受之而已矣

精言陷溺之久以已性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以陷溺可憫皆悔悟之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時只有受更無展轉也正在下前起宋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太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
悔悟之新也孟子曰楊墨皆足和說無太輕重但
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
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
之比比楊借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
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豚也苙闌也招鬻高縣也羈其足

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
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
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峯胡氏曰於異端
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
容小仁之至也如此可見
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

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

沈無曰惠民不必羅征賦民不必橫斂只緩急間而民生相困此可不慎哉○困勉錄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征亦不可為非時之取

力役取於冬
出於同井
也至文有
二其重賦
一賦以冬
在軍賦之
賦之乃力役
氏曰三征俱
容廢絕非
時并征耳
實講出經
來○德心
得有乃不
收言在時
才合立言
並征君子
只因後來
不堪受重
月二而
不謂別也
歸已美言
得之考或
豈在土地所
國政事而
則國安而
五道土地
故強必多
平說

冬○集解力役
之家丁男所賦
暇始征之方役有
以冬而更重由
而應役得則
中雇役則徒
之征也○晉書陳
國家正額勢不
龐其征但不一
○或問此征每
國大用恤民深情
極贊用一緩三
免流已深入一層
大指○輯語用一
未與不是蓋制
為之更張也
一時餘取民力
言此言先有
○天下賦民賦吏
○公奉治字定以
○公奉治字定以
○公奉治字定以
○公奉治字定以
○公奉治字定以

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井去取之則民
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併取三者也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
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問之
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
一而緩其朱子乃有夏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
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曆室陳氏曰夏秋之說始
征但於不農一登穀始收穀布縷令孟夏而秋之
粟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夏秋之說始
為兩稅之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
珠王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
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皆此錯綜看不得主腦但愚氏曰諸
則有人有上而常為吾寶矣土地者人民理此民者政事此言所以為諸侯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曰其為人也不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皆按集注圓此層及不為逆億之徒藉口姓括名也時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
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
之言猶信也爾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

集解於三
後想見時
人各宜其
以疑是
得是在空句之
門庭雜選
之快此或之所由
者也

淺說不曰設教
教人各因其材
科也○其注此
科下至斯受之
後學者而也
然未秋宿儒
○指其心則自天
子之心能見諒
至斯受之而
問且宜不為已
合於聖賢之
宜其理也
雖但以夫夫設
心至聖聖賢
正不必活之亦
而曰設科者
自不得不別其
章重孟子設
其心惟欲曲成
以成人至無
之疑而亦有不
道為公之心何
悟其卷分由孟
於或人下以是
矣不正是外都
甚意故以為有
指○至空皆自
悉且理不足
科教語法無
指暗台故記
奉事較量

則才有所不
惟無死所本
有取死之道
未聞道者身
敗家其何日
有限才則自
行險才則又
言但才則又
逆詐而以其
不信美億是
是為奇則必
以料事為明
而疑然入於
不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
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真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

從為去声與平声

為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

夫子如字舊本為扶余者非

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與瘦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

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

合訂所不忍
是仁義之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所不忍也

本體皇路終
而時有所不
有不忍於此
全在兩字字
不不忍於此
全在兩字字
不不忍於此
全在兩字字
不不忍於此
全在兩字字
不不忍於此
全在兩字字

子亦不能保其性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

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言獨以非也夫子

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非也

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蓋不獨以非也

問之言則可以取學嘗謂近世好識量又論者往來以學

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斯以疾之者更在門則不見公

也至於孺子悲欲見則辭以斯受之者更在門則不見公

是又義之孺子悲欲見則辭以斯受之者更在門則不見公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

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

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心

心失其正而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時有而

而格於不為以達於今教之如推所不忍以

所性之不為以達於今教之如推所不忍以

不忍者亦不為者此仁義之正也

考一勿齋程氏曰推賢善端滿其所亦不為

無不通以行無不達是謂達理其無不通以

患也深故達皆理無不通也章和必達君子

行無不離道達道不達人皆有所不忍則兼

於其無所不忍人皆有所不忍則兼心

與理之所不忍人皆有所不忍則兼心

解得不必晚記
却因後來改來
曰須是就應
無受尔之天
非對名之天
註中不肯受
既以實字當
小異而其後
可尔之行則
充無受尔之
大了到此地
所以說無所
行已有毫末
亦相通之矣
云云云云云
行此以行言
以實言也必
推之於理前
從前說向後
相承且細味
之說故兼舉
宜托受之舉
曰前截是後
又較細密難
不也之字重
此詳後其於
得善時解得
改去不晚記
其名必到那
必皆擇問者
對本朱子答
對名字說全
之實字當實
之實字當實
也又按語去
實處去却甚
天大段周了
而不為我也
蓋使不能無
此條之集注
文字之義
其有可
也集註去其
不肯受之實
及之字平日
適非我自合
去則此受竟
非騎牆主一
此章前向
却專說義和
所共明到
故詳說之
宜寬而差
多端故彼
識推廣之

語教問人能元
就至粗說未
可以言而不
然○是待講
而可以言則
可以言則其
見應候先言
言而不言則
心也知其不
高執知未存
有言強國用
衣前之皆人
化身財但觀
心之官月或
意也極同際
穿空則之也
細事但有
不光明所
○紹聞編按
親人情疏而
鮮不犯之

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其受之者然
其中必有慚忿而不其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
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無問
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不能使其為仁矣不
者加乎其不能充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
身便是不欲人以身而爾汝之稱加諸我○是
字然反之於身而若我身有可爾汝之行是
無受爾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充
爾汝之稱亦自說與身集註○新安陳氏曰朱
條乃用趙註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是惡人輕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其則受爾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行此則受爾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曰此則受爾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皆受爾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受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之能
實之心量而有義於此而後能
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
充其無受而

汝實心之量無所管持此條發明集註之意
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
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
也

餽音忝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
佞未可以言隱默而不可以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
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故特舉以見
反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
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餽是鈎致

自家如強說幾句要去不動人要去悅人隱難要言他
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此也外直心而私意如此外此
來問我之類裏面是問如也先言不忍之心後專言義
是穿窬之類不類是問如也先言不忍之心而後專言義
地裏面却不類是問如也先言不忍之心而後專言義
何也曰仁却不類是問如也先言不忍之心而後專言義
就人至粗微處說未可項多又問人能充無言穿窬之
就其至微處說未可項多又問人能充無言穿窬之
無所受爾汝之實義也地然能充無言穿窬之
無所受爾汝之實義也地然能充無言穿窬之
猶以論填塞教實矣達也者推之便是一毫未盡所
者乎始以是為悅者乎以未獨言義何也蓋取之猶以
此章始以是為悅者乎以未獨言義何也蓋取之猶以
須者始以是為悅者乎以未獨言義何也蓋取之猶以
仁可得也而存之故友覆此再前一節之言微而無
力也○慶源輔氏曰覆此再前一節之言微而無
有甚於前所故以道言之一語不為穿窬之微發於
安在士則有前所故以道言之一語不為穿窬之微發於

亦以爲其事隱微人之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不必
無穿窬之類○胡氏曰孟充其首篇曰善之推其義亦精
有盡方始能充其首篇曰善之推其義亦精
○雲峯胡氏曰孟充其首篇曰善之推其義亦精
即其有不忍之心而推之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即其有不忍之心而推之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之謂之無少壅遏則此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則謂之無少壅遏則此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五及之能充者推之論始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不達之能充者推之論始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矣先儒云孟充者推之論始充之也○胡氏曰孟充其首
爲一句節非朱子平生能充者推之論始充之也○胡氏
章後二節單言其義無受爾汝之哉○胡氏曰孟充其
言不後二節單言其義無受爾汝之哉○胡氏曰孟充其
心乃於稱謂止其言也○胡氏曰孟充其
曰色厲稱謂止其言也○胡氏曰孟充其
充精疎而親在猶小穿窬則穿窬之微也○胡氏曰孟
心主乎學力所當參仁通考朱氏竊之曰君子與不仁
所不忍乎學力所當參仁通考朱氏竊之曰君子與不仁
其中義頭末專言仁通考朱氏竊之曰君子與不仁
本相須而用功則有非義仁通考朱氏竊之曰君子與不仁

呂侍讀曰君子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精言曰君子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精言曰君子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性之文法不自字

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
舍其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
不務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
身爲天下之本故也

○子思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反鳥故壞不假脩爲聖之至
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
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
意而安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性也二字有意利行而
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
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曰堯舜與舜更無優劣及
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

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
曰湯武却致致之向後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
平過惡於此可兼用矣而考之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其言聖人身之兼用矣而考之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能身也之所以能反其性也又曰性此性者是以天
誠明之性乃所以性其誠也而其性之性者是以天
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言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中焉行並去言是所性之誠矣○集解此下存節概言性之率不必枯怨堯舜湯武四聖人自在其中

○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下祿也言語

精言欲生者感我而哀生者蓋生者之情而哀此是世俗心腸友之君子尚不如此
所謂爲生者或生者生我生者有因於生而有哀而爲之哀或生者之憂憤可憫其
人是哀死絕不計及生者上之此所以爲然也○非以下祿也言言此言無求於
人自是哀死絕不計及生者上之此所以爲然也○非以下祿也言言此言無求於

○必信非以正行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

是無所爲
知也

孔子食未嘗
衰必亦凶服者
經曰不曰猶中
今之極誠無事
當於文而皆
法不曰是事
其本然者不
說得着力才
語必信聖人之
若四時蓋後
故其言無有
為其言為律
期必是言
然意在中字
上見下自足詠
意下自非盡
之者非有所為

當中與當衰經
語皆信皆實理
理無形亦可憑
定而不可移者
便是以聖人做
○呂侍講曰仁義
也法在己命在
已者聽其矣
侯命而已矣
是依法而行也
法行而所行者
行義行非行仁
之及之別○吳西
尊說得着乃反
見○說統法之
其或於命也行

法以俟命乃可
俟命只純心行
說而已矣侯
意○集解蔡
着不得法字
即是法君子便
即是命君子便
不同如此大指却
其性上

以復其性○
法意非身邊
字來全不計較
命字蓋重人行
須行法聖人義
歸重君子復

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
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信問
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
有意以此而正行則必勉強持守之意力懈弛
則若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
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
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
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而為
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
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

宮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

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曰聖人是與法為

○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者是人

於成敗言於侯命二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求者所於人今容貌必端言明語必正非欲獨善其
法者所為而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
之而為君而仁為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謂侯

四書大全卷之六

卷之六

語類造為世
多言高言
論語說與大
人固當畏而
不其貌也其
言亦以爲後
人也其其貌
而君公之退
示

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
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說音稅

○子學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魏上富貴

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

也而謂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深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蓋主為說而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

數何之類耳這為世畏而把所謂藐者乃高富貴

事有言不其魏巍然者若云耳○今人多崇高富貴

人只是畏大人之心乃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

失其畏大人之心乃真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

魏巍然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

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攝懼而得

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攝懼而得

則必至于懷楚危反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

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

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

吾何畏彼哉

四壁曰食前
是食色當
居也過制
失其宜所
之仁由也
以樂章聖
何者道其
在我者道
樂重親之
統此三希
得志自有
得志自有
字最可味
遊皆極其
若皆儒居
踰越故謂
反則何日
見不為底
空設子如
在彼者皆
在我者皆

敬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不用其
視之則大為魏巍然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攝怯則
必不能展盡底蘊強剛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
則必至于懷楚危反

為其在後而居仁由義之何畏哉
古制之在我者
實事矣故曰吾

椽桷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魏上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
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魏上者何足道
哉南軒張氏曰魏讀如渺左氏曰以是魏諸孤貌
於其動也中則慕之守則為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
使在子曰內不知古制外之守則為之深則見誘之
程子曰惟不重則古制外之守則為之深則見誘之
為士者則惟不重則古制外之守則為之深則見誘之
既得志則惟不重則古制外之守則為之深則見誘之
寡欲而後能守其古制逐欲守古制而已後知自重
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楊氏曰孟子此章
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
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于有泰山炭上然之氣象便
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却此而然
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

皆按聖賢氣象固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別此章只對付當日游說
象矣皆按聖賢氣象固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別此章只對付當日游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
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
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曰養
寡欲曰已耶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
矣子曰何養此心不自誠苟安固明通而實用
寡欲則只是言天理不欲人欲故雖有不存焉者
寡欲則只是言天理不欲人欲故雖有不存焉者

欲適者足以... 此理所謂... 漸至於無... 欲適者足以... 此理所謂... 漸至於無... 欲適者足以... 此理所謂... 漸至於無...

馬遠則知... 又者當有... 言為無窮... 其心矣... 操勉齋黃... 氏至若無... 子欲則亡... 心言求故... 之存亡心

決於操舍... 乎外務然... 明純一辱... 善矣明操... 治者之功... 而養之之... 其言之主... 養字皆切... 在養生於... 遷曰此無... 之曰此無... 字一董言... 性之助董... 道而之存... 其養心之... 其養心之... 其養心之...

孟子... 卷之...

孟子... 卷之...

語類全書卷之九
如羊矢下者○羊矢下者不
忍字是通章○羊矢下者不
在羊事中○羊矢下者不
○羊矢下者不
所鴉伏采

羊束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束曾子以父嗜之
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羊束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束曾子以父嗜之
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束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束曾子以父嗜之
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下

炙音肉也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

姓喻食膾炙諱名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
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哲問先生曰曾
子之孝見於論語而論之先君子哲問先生曰曾
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
致其養不食羊束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

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

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
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臘乎聖

曾皙字子皙也
羊束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束
公孫丑字季高也
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
炙而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
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
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發引其大專指狂者答方
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
僂孟子引來特要應何
思曾之狂士百

人之等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作下學二字後
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
又該括得下的句進取即是志
大而不忘其物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僂

僂音絹

乎狂者進取僂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

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僂作猶有所不

為者知恥自好去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

集解此語專以狂者之言故為
只以某之者為之舉似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諸類固孔門狂
輩是也如子路
之僂子曰孔門
不成僂如用未
哲誠狂者也只
性固之徒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
見形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

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

也季武子將疾及其喪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

此乃是問狂者
舉其志行而言
為之妄改意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

聲平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

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

則不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輒慕

簡故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慶源輔氏曰曾哲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

則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知遠

是志大言大者
是嘐嘐然曰古之人
有自期待美
謂之嘐嘐然曰古之人
謂之嘐嘐然曰古之人
謂之嘐嘐然曰古之人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宋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

者歟賢者過之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

庸也獯源輔氏曰狂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

任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與合德則於行上所得

乎字自上文
人何又說狂
此處是另起
狂者又不可得
此處是另起
狂者又不可得
此處是另起
狂者又不可得

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
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
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
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入既不可得故

卯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
所以不入不憾之意詳於似德
非德是類也下文解○翼註
當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故
問孔子之所思者○何如斯可謂之
原之言而問之○何如斯可謂之
鄉原之德也○何如斯可謂之
亦原之德也○何如斯可謂之
其財德後身有孔子以為德之賊
何哉問

不得已而與夫狂狷也○新安陳氏
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角字皆讀
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節義梯愿慤以敦
百吏汗者皆化而脩得者先化而頭躁者先化而
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故鄉里所謂
則下原慤矣止公正則下易直矣
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
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

翼註臨是是
是待人疎薄
惺惺之意
故人自來親厚
厚似說說說
是空面有厚
管無背力矣
邊去取人西
今有或取人
傷解了人說
五百幾任行何
字字上何以何
字字上何以何
在公案○說在
是言推其意
於世五字畫出
無原也只粘
無回言即原
俗世世所不
是人不教得

惡去聲而痛絕之也以上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
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
註引荀子為証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
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出淺狹又鄉人以為愿則固
非真愿者也

行去去声

曰何以是嗷嗷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
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踴其高反闐音奄

此從世中描出○手書
此從世中描出○手書
此從世中描出○手書
此從世中描出○手書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嘒嘒然行不掩其言而
徒每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
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
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
之志也以上皆釋闞如奄人之奄閑藏之意也禮周
奄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也
宋子曰鄉原之為諂也非刺既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
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
心只要得人無所非刺既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
理之是非彼狂者嘒嘒然以古人之為志雖行之未
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雖行之未
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是非難是不得

說統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
就鄉原自為說統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
就鄉原自為說統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
就鄉原自為說統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

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
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
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
情匿志孟于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
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
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條辨此節自從
句非根固合
無非無刺似
表他同流合
媚於世也此
才成得箇善
未必不可入
是以終身為
處固在似所
以鄉原為在
更下

上闞然猶於世
是也猶於世
信以廉潔以
之行正是他
能令了眾以
斯可矣然此
探轉語世心
被他自以為
人善其所以
終成其為賊
自以為是也
胸中定把握
退悔非德之

節是節原供此節是定
 他罪案不語矣孔子以他心
 外馳更不友已故以為他
 五字又以為不可入先無道
 風俗類非如俗者道不行
 獨以爲不然者以爲不善則必
 見非於流俗而獨原乃其目
 汗世者道不
 下若衆人皆
 必得罪於世
 非忠信而似忠
 非孝而似孝
 之無可刺之處
 流俗合汗世而
 去衆人皆悅也

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反靡如水之下流
 衆莫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宋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不可收拾入
 來至於鄉原則孟子以爲斷然以爲德之賊也
 居之似忠信之行之似廉潔之衆悅之使其頭來却
 未可知只彼他自孟子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
 以終身爲原人而自孟子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
 氏曰此數句極流俗之能同汗世之衆皆悅之無所執
 言其善自矯飾流俗之能同汗世之衆皆悅之無所執
 守也似忠信者好之矣自謂是所理之卒存爲鄉原
 乎鄉人之善者舜之道大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
 而不可反也私謂善之似而巳異端之於正道如黑
 於一也此所謂善之似而巳異端之於正道如黑

裝釘傳人思巧而才便本
 是不義之徒事他安非
 計較說來又都是義和
 則專就言語說之存疑
 若名似由使人觀之莫辨
 誰真誰假故曰苗之
 以義使人聽之似信使
 人聽之以爲信故曰
 信而後非忠信廉潔而
 以忠信廉潔使人莫辨
 直色信廉潔故曰德
 說語真是固矣善其真
 非不能惑人也似而非者
 以其最易惑人也似而非者
 以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
 某名重項但多似字生
 在似字中故爲可也或
 云賊是賊之德也
 是亂人
 理言本
 是正理
 也上節

與白本不足以致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必
 人急痛故以爲德之賊也震源補氏曰鄉原既欲
 而不可不自故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
 知反故不自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
 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訾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
 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

是善而可
 矣樣子

○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其音義引

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

原不狂不僂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伎者有口，才能言說，故

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

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即為既讖狂者，故不狂。又

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以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

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

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世衰道微大經不

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

勝平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

民興於善而非邪慝不足

以惑之矣。以下八字皆所以明五委曲掩覆也是非

意之。尹氏曰：君子取夫扶狂僂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循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

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其似是而非惑

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問

却說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夫

指惡言

夫道者不可須臾離也... 是見至矣

由堯舜至於湯... 結胎

堯舜之德... 結胎

細碎工夫如何... 無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堯舜之德... 結胎

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如之言禹皋陶

速

亦不必取徵於書
傳者傳所載有限彼既
見知則道之全自
其理然之體其燦然
用何所不至而豈
可以簡冊之證哉是
言者而識之可也○歸
者於此子祖統亦亦相
百王此云得統亦亦相
於此者矣其在於湯子
也此處宜在下節詳在

典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
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
之天叙夫秩五典五禮臯發
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
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
相去聲○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
相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
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萊朱即仲虺也○
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皆文不言武文王謨以
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新安陳氏曰萊朱與
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仲虺一書至為精微仁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新書至為精微仁
義禮智信皆問端言之而德曰新一言文首唱之
湯盤銘伊尹咸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
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素直反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駘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何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天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或曰向父鷹揚之烈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
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
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大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
教則彝倫之教教
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

王在書曰此章則重見知
之說皆自始於此條
謂集註止於此條
截而取其上半截者
非力得而知得後文

言以俟後教
從言外体味
然而出然語
氣都仍自渾

一串之下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之傳而
乃見其意下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之傳而
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音扶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
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
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
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
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
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
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其旨深哉雲峯胡氏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張本矣其旨深哉回集註神
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
所謂見而知之與心無死後之問萬古一聖知其
心也時有先後之與心無死後之問萬古一聖知其
聖一也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亦異而心之天理
相孚默而識之不言而信也此其為神會而心得
之者歟通考宋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

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自以為任
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
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
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又竊
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而文
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
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
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上舉文
王之而武王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真儒無善治士猶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未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
事學不傳之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善治而後
甚於道之不行者其害有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明道生大約十數如此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
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雲峯胡氏曰
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
濂溪先生見而行之者言實為孟子所傳則見有以
明斯道而言也伊尹墓述專言為其不傳則道不明
與孟子之意合故集註述之功正然學者於道不知
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明道之稱去情也哉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
二字

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
遂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深造乎斯道
者不足真以明明道也迤向之則造詣之深庶乎可
亦未明道之真所以為明道也勉齋黃氏明道則真知堯舜
以至於孔子孟子者其善乎勉齋黃氏明道則真知堯舜
而後周程子子思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孟子出而自
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之照而
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以下必有神明中天昭
得之者朱子亦當見其說者見得辭者矣新安陳
氏曰朱子繫以當見其說者見得辭者矣新安陳
世之將有神會心此說者見得辭者矣新安陳
有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之言至是而果有傳之言
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之言至是而果有傳之言
是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之言至是而果有傳之言
統之傳既絕而後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
濂溪此蓋程子或疑伊川以明道之意見道明矣
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

之經者為多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
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子之學於遺經而
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
多亦耳

慶應三卯年秋八月覽了



四書大全十六卷終

